



# 新報

刊周

## 短評

(一)新聞的施政方針 (二)養閑與捧場 (三)也有光明的地方

## 論 中國工業化的資本問題

吳景超

(甲)本文

(一)丁忱 (二)谷春帆 (三)汪觀孫 (四)劉大中 (五)蔣碩傑

(乙)討論

強國與富國  
皇權 紳權 民權

本刊特約記者

被圍困中的承德 (承德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承德烽火燒到冀東 (北平通訊)

共軍能否渡江 (江南通訊)

從動盪到寧息的水城 (濟南通訊)

文藝：朱大爺

高丁史班  
植汀班

# 短評

## 新聞的施政方針

翁文瀾氏於本月十一日向立法院報告新聞的施政方針，各報先刊載其大意，繼之發表其正式公表之文字。是施政方針，也是一篇應時的文字。抗日時期的「抗戰」與「建國」，今天的「抗戰」與「行憲」，都成了定模。什麼好文章，一落入了這個定型，便成了無個性的東西。這是說，文章受災，人物也受災。

不消說，戰亂工作最重要。說要加強軍事實力；但如何去加強，未見作具體的報告。至於到底那一天能結束戰亂軍事，翁氏說：「基於目前的現實困難，能在二年以內和平共處，已算是很快的了。」（見天津大公報報導。）行政，希望做到廉潔而有實效的政治；但承認在戰亂時期，軍費支出浩大，國庫收入短絀，物價繼續增高，要一切工作合乎理想是非常不容易的。

財政經濟應該是核心的部分，但祇有微提，原是繼續辦的事，說來比較確定而發亮。「絕對必要，希望大家能犧牲一下。」其餘祇是提提，或說得最好，儘量發願而已。工業南遷，完全是毫無根據的謠言，不過大家「應認識戰亂的地位和方向。」改良土地分配，和「精神」一樣，請出了「平均地權」是道教之後，隨着便咒罵起鬼來，說什麼「共匪所行的分配土地是沒收人民的財產，是一種擾亂的方法，而不是真正的制度」。

外交政策說得相當明豁。說要尊重聯合國憲章，加強聯合國力量。對世界各國一律敦睦邦交；但，兼「尤其」兩字給往右一拉，遂言曰：「對美國應多了解其國策，俾共為提倡民主而奮鬥。」對日政策，說是始終不變；在「反扶日」運動展開之後，聽上去頗有意思。漂亮的吳國楨市長正在找交大學生的差錯，我們希望他讀了翁院長這一段報告之後，能寬容大開，自己承認無聊，不要欺侮老實人——交大的校長。

最後說到美援，那是腳踏實地的，說話便有把握起來了，偶亦流露出感激的意思。「借款數目雖然不多，但意義上很重要。」這就是翁內閣的施政方針。總結起來，歷一小時半報告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戰亂」頂在頭上，戰事結束尚遙遙無期。光祇照應軍費已够竭力的了，那有餘力做

旁的事？廉潔辦不到，行政效率提高不了。財政經濟祇把權住權。祈禱天公作美，不施水旱。其它一切，祇能發發願，空口說說，實際都是無法辦的事。土地改革不敢做，怕開罪於利益集團，江山將益發難保。惟一靠山是美國，所以對美國得忍受。

這不是一個在民間早成了常識判斷的結論嗎？原來新聞的所謂施政方針，將其掩飾處剝淨後，也祇有這樣的一個認識！不失為「忠於事實」。若說是真心為國為民，真有勇氣，敢于正視現實，想在源頭上求打開僵局，不是祇在朝廷作官，那祇有天曉得！（敏）

## 養閑與捧場

古來有養賢的作風，已經不見高明。現在索性連賢不賢都不管，凡失意的或仕途中無出路的都養起來。這只好叫作養閑了。「養閑」幹麼？說的好聽些，是為「捧場」。就在不久前，天津益世報揭載南京專電一則說「政府將養一批食客」，因為這裏不是官電，所以旁的報紙多未載。據說假借的名義，叫什麼戰亂建國委員會。委員的人數已經國民黨中常會決定，總數為五千名！

那末，資格呢？聽者：一、行憲國大代表無出路者。二、歷屆參政員無適當出路者。三、舊立法委員落選者。四、當選行憲國大代表退讓者。五、中央提名國大代表落選者。六、重慶委無適當出路者。七、有功於戰亂而失業者。八、民青兩黨優秀人士。看看這份人材，真使人有「天下英雄，盡入彀中」之歎！他們還可容做路資王討武后權的濫調說：「以此撥亂，何亂不戢；以此建國，何國不建呢！」

這消息使人見了，真不免咂舌。我們希望有人出來鄭重聲明並無此事。可是事隔多日，未見更正。側面消息，悄悄其有。想來縱使不即刻實現，早晚總有那麼一天。拾棺材到會場的，一面絕食，一面吃椰子水，打補腦糖的，上串的，投江的，在會場織毛衣的，還有什麼什麼的，無不是人是鬼，都會有登榮的一日，捧場的機會。強為解贊，可以說這本是古已有之，不足為奇。不是在那「權歸私門」的戰國時代，什麼信陵君孟嘗君之流，都會有過食客三千人。而孟嘗君的食客，還專以「鷓鴣狗盜」聞名天下嗎？

可惜這般人不知道國家在開隆古之盛典，所以「養閑」也藉為「捧場」。據說此事一時擱淺，是爲了這般

委員們「自認爲全國最大之民衆團體，應在政府之上，可以對政府有所建議，並行使監督權。」好啦，人家有一個國會（英國上院，本是歷史的遺骸，旁人的依樣葫蘆，等於掛羊頭賣狗肉）。可以治國，他們有雙份的立法院監察院，不更可以「拯斯民於水火」了嗎！

我鄭重說一句，政府不能拿養賢養民脂，公然行賄。即使這般人都是賢材，社會有正當事業，政府有用人正途。人民納稅，不是爲國家去「養閑」，更不是爲閑人們去「捧場」。這使我們對於今日之賄賂公行，來源有自，閑人滿坑，無處不助！（希）

## 也有光明的地方

從目前的情形來看，世界的前途不能說是光明，至少悲觀的氣氛籠罩着各地。但是，世界也不完全是黑暗的一團，牠有黑暗之處，也有光明之處；同時，光明之處雖常表現黑暗，黑暗之處也偶然而呈露光明。如果光明的力量能逐漸克服黑暗，則世界的前途絕非無望。

本月十四日路透社報導緬甸總理泰金幣的演說。他在仰光對着一萬緬甸人發表演說，講述他的聯合左翼黨的計劃。聯合左翼黨是受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控制的，而泰金幣是同盟的主席，也就是聯合左翼黨的領袖。他說明黨的計劃是：取消資本主義，國家管制出口，把財政權由倫敦移到緬甸，防止損害主權的外援，廢除大地主制度，幫助工人對抗資本家，允許傳播馬克思主義。他甚至公開宣佈，他要盡最大的力量，與蘇聯建立經濟及政治關係；公開的指出，緬甸雖然被英美勢力範圍內的國家所包圍，牠的領袖希望追隨蘇聯所懸的理想。

泰金幣的主張和 詞姑置不論，他的獨立精神和英勇的氣魄不能不令人折服。緬甸剛從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取得自治的權利；英國的勢力還在那裡，其周圍也的確都是英美的勢力。泰金幣不僅是一個政黨的領袖，還是當政的總理。他不僅要擺脫倫敦財政的控制，反對並防止損害主權的外援，還要與蘇聯建立經濟及政治關係；他不僅要取消資本主義，允許傳播馬克思主義，還要追隨蘇聯所懸的理想。在東亞的國家裡，有幾個政治領袖有這樣的獨立精神？有幾個政府當局有提出這樣的主張的勇氣？這樣的獨立精神和勇氣，在遠東之黑暗的一面，不能不算是光明的一點。（明）

論壇

中國工業化的資本問題

吳景超

- (甲) 本文..... 吳景超
- (乙) 討論..... 蔣碩傑
- (丙) 總答復..... 吳景超
- (丁) 忱..... 吳景超
- (二) 谷春帆..... 吳景超
- (三) 汪鵬野..... 吳景超
- (四) 劉大中..... 吳景超
- (五) 蔣碩傑..... 吳景超

(甲) 本文

現代生產與過去生產最不同的一點，就是現代化的生產，所需要的資本很多。在採集經濟時代，一個人從他的巖穴中，跑到野地上去採集自然界所賜予的植物或動物，身邊是不帶什麼資本的。雙手是他唯一的工具。人類自從以赤手空拳來打開生路的時候起，到二十世紀為止，少說一點，也有五十萬年至一百萬年。在這樣悠久的歲月里，他的物質生活的進步，完全有賴於資本的蓄積。到了現在，我們比較各國生活程度的高下，探索造成這種不同生活程度的原因，一定可以發現一條原則，就是每一個生產者所能利用的資本，其大小是決定他的生活程度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一個用牛耕田的人，與一個用曳引機來耕田的人，其所利用的資本，是有許多不同的。用牛耕田的人，其所利用的資本，沒有以曳引機耕田的人所利用的資本多，因而前者的生活程度，也趕不上後者。誰能控制更多的資本，誰的生產力也就愈大，因而他的生活程度也就愈高。

從這個觀點去看，提高中國人民生活程度的問題，也就是一個如何加增資本，擴大每一個中國人的生產力問題。

(一) 中國工業化需要多少資本？

對於這個重要的問題，我們願意提供幾個答案。讓我們用幾種不同的方法，來計算一下，中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需要多少資本。

第一個計算的方法，就是先開一個單子，臚列工業化的項目，然後對於每一項目，估計所需的資金。關於這一類的材料，我們所搜集到的，極為零碎。譬如安諾德 (Julian Arnold) 曾替我們計算過，中國需要新築鐵路十萬英里，以每英里需美金五萬元計算，共需美金五十億元。法理斯 (T. M.

Wright) 以為中國發電的設備，過於簡陋，目前所有發電能力，不過七十萬瓩，但中國至少需要二千萬瓩 (美國有五千萬瓩)。每瓩的建設費，在我們這裏約為三百五十美元，中國因為人工便宜，可以每瓩二百七十五元計算。二千萬瓩的建設費，應為美金五百三十三億元。資源委員會曾有一個補充棉紗工業所需資金的估計。中國在戰前計有紗錠五百萬枚，如再加增五百萬枚，共需美金五億六千萬元。像這一類的估計，我們所沒有看到的應該還有。假如每一估計，都出自專家之手，是很有價值的。可惜這些材料，只是片段的，把這些片段的材料加起來，得不到一個工業化所需資金的總數。

第二種估計的辦法，是看我們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每年擬在農業中，抽出多少人來，使其轉業。同時再看每一個轉業的人，社會應該替他安排多少工作所必需的資本。有了這兩個數目以後，每年所需要的資金，便容易算得出來了。這種估計方法所根據的理論是簡單的。任何一個農業國家，在其工業化的過程中，人口的職業分配，必然的要引起劇烈的變動。像中國這種國家，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就業人口，是集中於農業，而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就業人口，分佈於其他各種行業。工業化之後，此種職業分配，必然的倒轉過來，即就業人口中，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從事於農業，而其他的百分之七十五，則從事於農業以外的生產事業。這種改變，不是短時期之內所能實現的，也許要五十年，也許要一百年。有人曾替我們計算過，假如中國的農業人口，從百分之七十五，減為百分之六十，中國的全國收益，可以加增一倍。假如再從百分之六十，減至百分之五十，中國的全國收益，可以加增三倍。這種成績的表現，並不足奇，因為農業人口百分數的降低，就是工業化的一個象徵，而工業化是必然的會加增全國收益，這是施諸四海而皆準的一

條原則。

在工業化的時期內，我們對於轉業的人數，願意作兩個假定，一為每年六十萬人，一為每年一百二十五萬人。（此種假定的根據，參看拙著「論耕者有其田及有田之後」，見本刊一卷二期）對於每一轉業的人所需的資本，我們也作兩個假定，一為四千六百美元，一為四十七美元。這兩個數目的距離，相差很大。四千六百美元這個數目，是美國的資源委員會，計算美國在一九三五年，每一就業人口，所能利用資本的數目。四十七美元，是汪德森先生，估計中國目前全部就業人口，每人平均利用的資本。我們利用的資本，數目太低，所以我國工人的聰明才智，雖然天賦的並不比別人差，可是我國工廠工人的生產效率，照巫寶三及汪德森二先生的估計，只等於美國工人十九分之一。這種差別，亟需改進，加增資本，便是改進我國工人生產效率最基本的方法之一。

根據上面的幾個數字，我們可以算出幾個不同的答案。第一，假如我們每年使六十萬人轉業，而轉業的人，每人只替他預備四十七元美金的資本，一共只需美金二千八百二十萬元。第二，假如我們還是使六十萬人轉業，但每人要替他預備四千六百美元的資本，一共便要美金二十七億六千萬美元。第三，假如我們每年使一百二十五萬人轉業，每人有四十七元美金可以利用，一共只需美金六千零十五萬元。第四，假如我們還是使一百二十五萬人轉業，但每人可以利用的資本，為美金四千六百元，則所需資金的總數，便為五十七億五千萬美元。

在我們批評這幾個數目之前，我願意介紹美國一位經濟學者斯丹萊（Eugene Staley）對於我國資金需要的估計。他的計算，是根據若干假定而來的。第一，他假定中國以後工業化的速率，等于日本在一九〇〇年以後工業化的速率；第二，他計算自一九〇〇年起，每一個十年之內，日本在工業上的投資，總數若干。第三，他以此根據，來計算中國在以後四十年內對於資本的需要。在把日本的材料，應用到中國的時候，他曾根據中國的面積及人口，加以修正。有些材料，他是根據中國的面積來加以修正的，如在鐵路上的投資，中國的面積大若干倍，需要也就大若干倍。又有些材料，他是根據中國的人口來加以修正的，譬如麵粉廠上面的投資，中國的人口多若干倍，需要也就大若干倍。根據他計算出來的結果，是中國在戰後如實行工業化政策，則第一個十年，每年需要美金十三億元；第二個十年，每年需要美金二十三億元；第三個十年，每年需要美金四十四億元；第四個十年，每年需要美金五十一億元。

斯丹萊的估計數字，有一點是極有趣味的。在一九四三年正月，翁文灝先生，曾在重慶有一公開演講，謂中國戰後為推行一個五年建設計劃，共需資金約為戰前國幣三百億。此三百億資金，應於前四年內支付，每年平均須國幣七十五億元，約為美金二十三億元。此項估計，與斯丹萊估計我國在戰

後第二個十年每年需要的數字相同，也與我們上面假定每年六十萬人轉業，每個轉業的人需要六千四百美金的總數二十七億六千萬美元，相差無幾。所以，我們就假定在最近的將來，如要實行工業化，每年需要資金二十億三億元。

## （二）中國能夠供給多少建設的資本？

在一九四二年，我曾根據不完善的資料，估計中國在戰前用於經濟建設上面的款項，約在五億元左右。這個數目，我以為在下列的條件之下，是可加增的。

第一，假如我們能夠改良稅制，特別是田賦及所得稅等，那麼每年中央及地方的收入，應可加到二十億元，假定政府分配預算時，能更注意於經濟建設，以收入百分之二十，用在這個上面，則每年便可有經濟建設經費四億元。第二，假如我們能改進國內的生產，使國民每年在衣食住各方面的消耗，都可自給而無須外求。又假定我國對於入口貨品之種類，能略加管制，使入口貨物中，百分之七十，皆與經濟建設有關，則每年我國在國外市場十億元購買力，可以有七億元，用於經濟建設。

第三，假如政府能設法使國人的儲蓄，能盡存入國內的銀行，使儲蓄數量，由戰前平均之每年五億元，增至十億元。又假定政府對於人民投資的途徑，略加管制，使每年的剩餘資金，有百分之七十，投資於經濟建設事業，則從國民總儲蓄中，每年可有七億元，用於經濟建設。

以上三項合計，每年用於經濟建設的款項，可達十八億元，較過去每年之五億元，超過三倍以上。

這個十八億元的估計，因為方法不甚嚴密，所以我常希望有人出來矯正他，希望有人根據比較精確的數字，作一個更可靠的估計。但是這種希望，至今還沒有滿足的機會。丁忱先生，曾把劉大中、張三兩先生對於中國全國收益加以檢討，而假定戰前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之平均全國收益為二百五十億元之當時國幣。同時他又假定國民儲蓄為全國收益的百分之四，即戰前國幣十億元。我所希望達到的建設資金，為十八億元，等于全國收益的百分之七點二。根據各國的經驗來說，平均國民所得高的國家，也是儲蓄能力最大的國家。以每一個國家的歷史來說，當他的全國收益上升的時候，儲蓄的百分數也越高。以中國人民的窮困，及全國收益總額之低而言，則每年儲蓄的百分數，只能在百分之五左右，是不足為奇的。但儲蓄的數量，是頗富彈性的。一個窮的國家，在強迫儲蓄的壓力之下，其所儲蓄的百分數，可以比一個富的國家在普通狀態下所儲蓄的百分數為高，蘇聯的經驗，可以說明此點。不過目前如想中國人民自己的儲蓄，可以達到每年美金二十三億，亦即等于戰前國幣七十六億，亦即等于全國收益的三分之一，恐怕是辦不到的。假如一定要做到這一點，則已在飢餓線上徘徊的中國民衆，非要再降低生

活程度不可，這不是講人道主義的人所願意提出的主張。因此，我們以為中國以後經濟建設所必需的资金，無妨用兩種方法籌集，即向國內募集，同時也向國外募集；即利用本國的資本，同時也用外國的資

### 乙) 討論

#### 丁 忱

(一)我認爲在討論工業化的資本問題的時候，我們不僅須注意如何籌集更多的資本，如何求最大的資本積聚，以加快工業化的速度。而更應注意這積聚資本的負擔，究竟落在社會上那一部分人的肩上，工業化的利益，究竟又爲社會上那一部分人沾享得最多。前後兩種考慮可能是衝突的。日本的工業化，論速度，的確值得羨慕。論利益，幾乎却爲少數人獨享了。這兩種不同的考慮，應該決定一個先後，然後根據這先後的標準來選擇籌資的方法。例如英國在拿破崙戰爭之後，政府借債高築，而這些公債，幾全部爲富人所有，同時政府又以消費稅來還本付息。這樣加速了英國的資本積聚，對於整個的工業發展有莫大功效。但是，多數人的血汗，肥了少數的有錢人。這種情形，我們不得不留神。

(二)以往中國的資本積聚大部分假手於社會上兩個階層。一種是農村裡的地主，一種是都市裡的官辦資本和官僚集團。因爲這兩種人的收入最大，除消費之外，可能有儲蓄的。而大多數的勞動大眾，自顧衣食尚不暇，那來餘力積儲。但是這兩種人對於積聚資本，都沒有良好的成績。一部分收入揮霍在豪華的享受上，一部分窖藏起來了。在平時窖藏收入，從整個社會的立場說來，是一種浪費，毀滅社會上一部分購買力，如果同時沒有新購買力製造出來，用諸投資，則整個社會就少了一部分資本積聚。更要不得的是官辦官僚們把資本送到國外去。當這批資本逗留在國外時，就簡直等於把中國老百姓辛動的產物，白送給洋人去消費。這種事實應該令我們警惕。

(三)景超先生根據美國資源委員會和汪慶霖先生估計的兩個資本數字，和兩個假定的轉業人口數字，得到四種不同的答案。汪先生的數字既然是中國目前全部就業人口每人平均利用的資本，而工業化過程中，生產機構的資本深度必然會加深，那麼，就以汪先生的數字作爲轉業人平均所需的資本數量，則結果一定是偏低的。如根據美國一九三五年每一工作者所應用的資本值來估計又必然偏高。因爲景超先生所假定的轉業人數說明了他想象中的工業化不是很快的。同時中國的儲備能力也限制了工業化的速度。

(四)在生育率和死亡率都高的中國，任何有關工業化的估計，不得不把人口的變遷計入。生育率的降低，往往在死亡率開始下降之後，在這段相差的時間之內，人口的數量可能有大量的增加。因此不但轉業的工作者需要新

本。這是一條使中國在最短時期內工業化的捷徑，我們應當在這途徑上多想辦法。

資本，新工作者也需要新資本。

(五)至於斯丹萊先生的估計，實在頗成問題。他所假定的某種投資與人口，某種投資與土地面積的絕對關係，實可懷疑。例如政府建設項下的投資，交通和農業的投資，很可能與人口的數量有密切的關係。農業投資即使按土地面積推算，也應該是可耕地的面積，而非全部土地的面積。此外，中國人口增加的速度，真會如日本在二十世紀初葉一樣的快嗎？這些都是問題，我們如果把他的假定略略修正，所得的結果，可能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出入。

(六)對於資本的供給方面，景超先生指出了三個來源。我以為銀行信用的擴張，也應該列爲重要來源之一。緩和的物價上漲，對整個工業化的進行是有利的。當然，如果用這種方法籌資，銀行應該全部國有的。

#### 帆春谷

(七)我同意景超先生的主張，估計工業化的資本需要，最好由專家把個別建設計劃加以估計。在沒有這種精細的估計時，我個人却偏好從估計資本的生產率入手。這是一個技術問題，在此從略了。

中國工業化資本需要數目及可能籌集數目，在目前幾於無可估計。需要數目之大小與假想中工業化範圍之大小成正比例。若不先決定將來工業化計畫之範圍，吾們即無法估計其需要。在工業化的初期，決不能希望一步就與美國相比。所以根據美國每一就業人口利用資本之數目，而假定每一中國人，從農業轉入工業，也需要四千六百美元資本，顯然是過高的。反過來，根據中國目前全部就業人口，每人平均利用的資本額，四十七美元，而以爲每一個中國人由農業轉入工業，也只消配給資本四十七美元，又顯然太低，並且失去工業化的意義。因爲中國就業人口平均資本之低，正爲大多數人是農業人口，大多數資本是農業資本之故。假使工業化的目標，使每人工業人口的資本，仍與農業人口的資本相仿，則工業化也就無從談起了。

三十三年在重慶時我曾大膽假擬過一個中國工業化五年計畫。我假定只有必需的(私人不願意即刻舉辦的或不便舉辦的)幾種工業事業水利交通兵工由國家來辦。估計最低限度需要的資金。至於可能希望由私人資本自行舉辦的企業，我沒有估計在內。同時對於農業改良的資本(除去水利灌溉以外)也未估計在內。照此範圍估計最低限度五年計畫需要如下：(百萬元)

工礦事業戰前國幣 三〇五〇 美金一五二五

水利灌溉	五〇〇
交通	二九七
兵工	一〇〇〇
預備費	一四八七
總計	七三三四
	二六七三

照以上數目折合美金五十一億，平均每年十億。但是這種估計出入很大。決不是一二人所能憑空推測。所以我後悔不該太草率發表。我覺得現在與其大家隨便推測估計，還不如約集各方面專家，真真好來從頭估計一回（當然先得確定一個範圍），比較更切實用。

至於中國可能自籌的建設資金。我也曾估計以爲五年之內，至多可籌措戰前國幣九三七五（百萬）元。合美金三二二五（百萬）元。外幣部份當時亦有一估計。現在事隔數年，情勢全非。但根據美國聯邦準備銀行月報，去年年底中國存在美國銀行之款尚有二二九·九（百萬元）。這還是短期的。長期的投資如股票之類不在內。如建設開始，逃亡的資金肯回流。加上可能的日本賄款，華僑匯款中可能的部份儲蓄。也許可湊一相當數目。但這些估計，皆以積極實行工業化爲前途。所以國家的財政政策，租稅政策，國際貿易政策，土地政策，以及就業與消費政策，皆以極端籌措資金爲前提。假使這種假定的政策不成立，則我會根據一九二一至一九三八年進口機器價值，求其每年增進趨勢，僅爲五，五，一八，九六九磅。約合二千餘萬美金。尙係連外國投資在內。如只算中國本國資本之增進率，則每年約僅七百萬美金。這是純任自然的趨勢，自然談不上工業化。見拙著中國工業化通論（商務版）。

景超先生十八億元可用資金的估計方法，我不大詳細。他提到戰前儲蓄平均每年五億元。並希望國人儲蓄能盡存入國內銀行使其達到每年十億元。我想指出戰前銀行存款年增五億元，並非即係人民有五億儲蓄。可能其中竟無或甚少人民儲蓄。假使真有儲蓄，何也不必要存入銀行，方能作爲建設資金。

### 汪馮

吳先生的「中國工業化的資本問題」，最主要的地方，是在估計中國工業化過程中資本的供給和需要。因此我們的討論，也想集中在計算的方法和邏輯上面。

從資本的供給說，吳先生所估計的十八億元，實在是一個極含糊而重複的東西。拆開這十八億元：第一筆是政府自課稅收入中提出的「建設經費」四億，第二筆是人民的儲蓄十億中拿去投資的七億，剩餘的七億，吳先生說是入口貨物十億中百分之七十的資本物。我要指出，吳先生所估計的中國資本供給量，實際上只有十億，那是第二筆——人民的儲蓄量。因爲只有儲蓄才真正是投資所需的「經費」，而這筆「經費」才真正構成資本。吳先生說政府在稅收中提出四億作爲建設經費，我們

要問，這一筆錢是不是要老百姓扣住不用方能得到？老百姓的收入中扣住不用的正是他的儲蓄，那在理論上已經包括在第二筆的數目裏面，當然不能再算。其次說入口有七億是「和經濟建設有關」的資本物，要知道這七億資本物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要拿東西去換的。如果拿米去換，那末國內吃的米，總值就少了七億，那依舊要老百姓扣住一點花。扣下來的一筆錢，正是拿去買外國輸進來的機器以及一切「和經濟建設有關」的東西的。中國國民儲蓄可能增至多少？超過十億或者不及，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不能忽略的，是估計中國資本的可能供給量，只有從國民的儲蓄入手，像吳先生那樣的估計方法，不但概念模糊，而且可能給我們一種和事實不符的印象。

其次，就資本的需求而言，吳先生估計的四個數字，實際上也是兩個極端的組合。我不明白吳先生爲甚麼採用這種下手的方法？是不是中國就業人口手中的資本除了最高的四千六百萬元和最低的四十七萬元以外，再不許有其他的選擇？吳先生說翁文瀾先生估計的數字，和他的第二個估計近似，所以他偏好的第二個估計。如果吳先生除了贊成翁文瀾先生所估計的資本數目以外，並且贊成這一筆數目用途的分派，那麼，吳先生本身的四個估計，都顯得是多餘的，兩個數字的近似，只可以說是巧合。如果不是這樣，如果吳先生覺得他的第二個估計，有獨立存在的理論和根據，那末吳先生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中國工業化的發展和理想，要和美國一模一樣。也就是說，美國自一九一〇至一九三〇年農業以外的就業人口，每年平均增加六十萬人，我們工業化初期每年也要轉業六十萬人，美國每一就業人口所能利用資本的數目，是四千六百萬元，中國初期轉業的人，也必需有這種裝備。我懷疑吳先生爲甚麼要那樣厚待他們，而把其他佔絕大多數的丟開不顧，說句比較武斷的話，單單每年有六十萬幸運兒，要工業化，行嗎？

### 中大劉

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所需資本的供給，自然是一箇極重要的問題。在讀景超先生這篇文章以後，筆者想提出下列幾點意見，供大家討論。

(一) 用過去我國每年資本形成的數值，去約略代表我國將來可能自動供給的資本數值 (Voluntary savings or investment) 自然不失爲一種辦法。但是估計我國過去每年的資本形成數值，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至於資本形成應當如何估計，爲什麼我國過去的數字無法估計，我們留在最後一段中略述。對於這種技術問題沒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把這最後一段略去。)

(二) 我們雖然不知道過去資本形成的確數，但是大家都全意，這個數值一定極小，在經濟繁榮的年度是一個很小的正數，在衰微的年度是一個不至於太大的負數。所以在分析工業化問題的時候，我們可以假定人民可能自動供給的資本數值是零（在工業化的前夕和頭一兩年）這種假定離事實必然不遠，於分析結論的正確程度也必無太大的影響。所以要想工業化，我們就不能

不用強迫的法子，或是利用外資。

(三) 按景超先生所提出的數字，在工業化的初期，我們每年需要二十三億美元的資本形成。我們的全國總生產值，在正常的狀態下，也不過八十五億美元。要從八十五億中省出二十三億來，除去採用極高度的累進所得稅以外，我們恐怕還必須直接限制消費（如定量分配等）。不過，我們就是把所有的法寶都使出來，二十三億恐怕仍是得不到。要想極力少用外資的話，除了用通貨膨脹一法外，更無其他途徑。政府可以用印鈔票的辦法，銀行可以用擴充信用的方式，投資到建設性的企業中去。

(四) 提到通貨膨脹，大家難免頭痛。其實，用通貨膨脹去建設，和用通貨膨脹去戰爭，完全是兩回事。為經濟建設的目的而行的通貨膨脹政策，在不久的將來，物資的供給就會因建設而增加，通貨膨脹的趨勢就可遏止。為減輕這種上漲的速率和縮短上漲的期限起見，我們在工業化的初期應集中精力在消費工業的建設上，把資本投到紡織、機械化農業、食品製造業、皮革業等範圍中去。在全國總產值提高、人民所得增加後，自有的儲蓄一定會增加，我們就可停止打更工業的算盤。這似乎是比较合理的步驟，但與現在一般的見解恐不相同。主張先打更工業的人所持的理由，恐怕不完全是經濟方面的。

(五) 達到每年二十三億美元資本形成的困難，不在這總數之不易籌措；用強迫性的辦法（包括過度通貨膨脹），這是辦得到的。實際的困難，是在這二十三億中不能自製的工具器械那一部份。這一部份是必須進口的。我們即或把同等的出口貨產出來，外國並不一定會買——出口是無法強迫的。我們只有兩個法寶來應付進口超額出口這一部份。一個是徵用人民在外的存款和資產；凡是無決心辦這件事的政府，就是讓國害民的政府。第二個是利用外資。我們似應儘可能的把外資數目降低到這必不可少的水準上——在所有的法寶都用完了以後。

我們現在討論一下資本形成的估計方法。在這篇文章中，景超先生以戰前用於經濟建設的款項，來約略代表我國每年聚集資本的能力；然後又用賦稅、進口、和銀行存款可能增加的数量，來代表我們資本形成能力可能增加的程度。這自然是因為我國統計資料缺乏，不得已而採用的一種方法。如果要正式估計過去每年資本形成的數值，我們可以從投資或是儲蓄方面入手；用這兩種方法所得的結果自然相同。每年中投資和儲蓄的基本關係如下：

(政府總支出—稅收) + 政府國庫存款 + 政府其他收入 = 私人儲蓄 + 企業儲蓄  
政府總支出和稅收是指本年度的數字而言；其他各項是指在本年度中增加的數值而言，這些項目在本年中如有減少，他們前面的符號就應當是負的。  
在政府總支出中，有些項目是無永久性的服役性質，而不是資本形成性質，所以應當除外。我們的基本關係可以寫成下列形式（在下式中，投資與資本形成的意義相同）：

第四：政府總支出—政府其他收入 = 政府其他支出  
所以：本年資本形成總額 = 政府國庫存款 + 政府其他收入  
= 私人儲蓄 + 企業儲蓄 + 政府其他收入

第一：指出從投資方面計算資本形成的方法。我們須要知道本年度公有和私有廠房、建築、器械、和存貨的增加，以及國外投資的數目。除最後一項勉強可從國際收支表中估計外，估計其他各項所必需的數字，在我國絕不存在，連總數都無從估計。

第二：指出從儲蓄方面計算資本形成的方法。稅收一項勉可估計。從我國政府的預算和決算表中（就其所公佈的數字和當精確——這自然是說我們無法把投資支出和其他支出分開）。

第三：指出從消費方面計算資本形成的方法。從私人所得減去消費和賦稅支出。但是，由於消費支出方面的數字太不完整，無法估計。（二）從本年度國民手中現款、銀行存款、對外放款、有形資產、國外負債、等項的變動中估計。例如，現款增加10、存款減少5、對外放款減少10、有形資產增加6、國外負債減少5、等項的變動，在我們是泰半不存在的，所以無法估計。

第四：指出從企業儲蓄也可以從相似的兩方面着手，所需的資料更多，更是無法估計或精確。估計我國過去的全國收益（即普通所謂「國民所得」，這詞名詞無論從邏輯上或是從外國名詞 National Income 翻譯上來，都是不妥當的。估計此我們不談），已是極困難的工作，所得的結果已是極不可靠的了。估計中的資本形成部份，困難還要加倍，結果更不可靠——簡直不可靠到完全無用的程度。這工作實屬勞而無功，以後似可不必作，我們以後似應把我們的時間和精力用在搜集將來的新數字和資料上，使我們有估計將來資本形成的可能。

### 蔣碩傑

景超先生在前面的大作中對中國工業化所需要的資本和我國可能供給的資本作了一個初步的估計。我對於這方面的統計數字從來沒有加以精密的研究，對吳先生的估計自然無法作一量的「批評」。但是我對吳先生大作中的估計方法却願貢獻一點意見。

中國工業化所需要的資本總額及每年之需要額並沒有客觀的標準。這需要的大小完全看我們所打到的工業化的目標和達成這目標的時限而定的。所以一切關於中國工業化所需要的資本的估計都只能是條件的而不應看做絕對的。吳先生所舉的資本需要的第一種估計方法自然需要我們先確立一個類似的五年計劃的工業化的全盤計劃，然後纔能算出每年及全計劃期間所需要的資本。

吳先生所舉的第二種方法仍然只能給我們一個條件的估計。就是我們須預先決定每年計劃從農業抽出多少人來和每人給他裝配多少資本，纔能決定每年所需要的資本數額。吳先生對轉業人數作兩個假定：一為每年六十萬人；一為一百二十萬人。這兩個似乎沒有什麼根據的假定相差竟達一倍以上。對於每一轉業者所需要的資本，吳先生根據美國每一就業人平均所利用的資本數額及中國目前每一就業人平均利用的資本估計作兩個假定（即四千六百美元及四十七美元）。這兩個假定相差幾達百倍。以上四個假定組合起來

我們六十年來，在經濟建設方面，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與先進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這不僅是技術上的落後，更重要的是資金和人才方面的不足。在資金方面，我們缺乏大量的投資，這使得我們的工業生產規模有限，設備陳舊，效率低下。在人才方面，我們缺乏大量的技術工人和專業人才，這使得我們的生產力難以提高。因此，我們必須採取措施，增加資金投入，培養人才，以促進經濟的持續發展。

在增加資金投入方面，我們應該採取多種途徑。首先，政府應該增加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改善交通、能源和通訊等條件，為工業生產提供必要的保障。其次，我們應該吸引外國投資，通過引進外資，增加我們的資金來源。最後，我們應該鼓勵民間投資，通過改革金融體制，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

在培養人才方面，我們應該加強職業教育，提高技術工人的素質。同時，我們還應該加強對專業人才的培養，提高他們的技術水平。此外，我們還應該加強與國際的交流與合作，通過引進外國專家和技術人員，提高我們的技術水平。

總之，我們必須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增加資金投入，培養人才，以促進經濟的持續發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縮小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實現國家的繁榮昌盛。

### 國際收支對照表

收入		支出	
<b>所得項目</b>		<b>支出</b>	
1. 商品勞務之輸出	2. 外國旅客及政府在中國之支出	1. 商品勞務之輸入	2. 中國旅客及政府在外國之支出
3. 華僑對國內匯款	4. 中國在外國投資之利息及利潤 (包括外國政府公債利息)	3. 外僑對國外匯款	3. 外國在華之投資之利息及利潤 (包括外債利息)
4. 中國在外國投資之利息及利潤 (包括外國政府公債利息)	5. 其他 (如外國對華各種捐款等等)	4. 外國在華之投資之利息及利潤 (包括外債利息)	4. 外國在華之投資之利息及利潤 (包括外債利息)
5. 其他 (如外國對華各種捐款等等)	<b>資本項目</b>	5. 其他	5. 其他
6. 外國對中國之新長期投資，或中國在外國之投資之回調	6. 外國對中國之新長期投資，或中國在外國之投資之回調	6. 中國對外國之新長期投資，或外國在華投資之回調	6. 中國對外國之新長期投資，或外國在華投資之回調
7. 外國在中國之存款及短期票據之增加，或中國在外國之存款及票據之減少	7. 外國在中國之存款及短期票據之增加，或中國在外國之存款及票據之減少	7. 中國在外國之存款及短期票據之增加，或外國在中國之存款及票據之減少	7. 中國在外國之存款及短期票據之增加，或外國在中國之存款及票據之減少
8. 外國對中國之放款	8. 外國對中國之放款	8. 中國對外國之放款	8. 中國對外國之放款
9. 金銀之輸出	9. 金銀之輸出	9. 金銀之輸入	9. 金銀之輸入
10. 紙幣之輸出	10. 紙幣之輸出	11. 紙幣之輸入	11. 紙幣之輸入
11. 其他	11. 其他	11. 其他	11. 其他

這是一項重要的支出項目，它反映了我們在國際收支中的狀況。從表中可以看出，我們在商品勞務輸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在資本項目方面，我們仍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特別是在外國對中國之新長期投資方面，我們需要進一步吸引外資，以支持我們的經濟建設。此外，我們在金銀和紙幣輸出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進展，這對於穩定我們的金融市場具有重要意義。

從這方面來看，我們的國際收支狀況不容樂觀。我們必須採取措施，改善我們的國際收支狀況。首先，我們應該加強對出口貿易的促進，提高我們的出口競爭力。其次，我們應該加強對資本項目的管理，吸引外國投資，增加我們的資金來源。最後，我們應該加強對金銀和紙幣輸出的管理，穩定我們的金融市場。

總之，我們必須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改善我們的國際收支狀況。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提高我們的國際地位。



之一。還有日本對我國的賠款也是不可遺忘的一項。最後我不可忘記現在我國的民間還有相當數額的美鈔和港幣。這些外鈔是人民積蓄起來的，不需要用外鈔來做儲蓄的工具。那時外鈔自然會流回外國，也可以成爲入超的一種抵補。

### (丙) 總答復

吳景超

他們批評的意見，我寫了「中國工業化的資本問題」之後，送給好些朋友去看，請多寶貴的意見。這一次非常感謝。江毅、劉大中、蔣碩傑諸位先生，供給許多意見。我寫了「中國工業化的資本問題」之後，送給好些朋友去看，請多寶貴的意見。這一次非常感謝。江毅、劉大中、蔣碩傑諸位先生，供給許多意見。我寫了「中國工業化的資本問題」之後，送給好些朋友去看，請多寶貴的意見。這一次非常感謝。江毅、劉大中、蔣碩傑諸位先生，供給許多意見。

1. 全國生產總值 180
2. 除去折舊等支出 10
3. 全國生產淨值 170
4. 除去商業賦稅 15
5. 全國收益 155
6. 除去企業儲蓄 5
7. 私人所得 150
8. 除去私人賦稅 15
9. 私人可以利用的所得 135
10. 除去私人儲蓄 15
11. 私人消費 120

在形工... 任何資... 工業化... 計劃中... 不能忽... 略的。

經濟建... 路九五... 谷都... 的實... 事... 都... 谷... 的實... 事... 都... 谷... 的實... 事...

超密的... 的估計... 我... 的估計... 我... 的估計... 我...

專論

強國與富國

徐競相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國家，既富且強。問題是，這二者是否可以得兼。本文從理論方面研究這個問題，並略論中國情形。

(一) 強國與富國之定義

首先，我們須為強國或富國下一定義。我的定義很粗率，但為本文目的已經夠用。所謂強國，是指一國自衛機構強大的一種程度，使得野心鄰邦在有意圖侵略時，必須審慎三思，不敢冒昧從事。不幸而被侵略，亦有能力驅逐強敵出境。依此定義，一國之強與否，完全是相對的。不僅須看該時代之戰術與兵器，而且須看該國所處環境，——侵略最可能從那一個方向來。此種強國概念在時與地方面之相對性，舉一個例子即能了然。馬其諾防綫如果在九一四完成，法國便是強國。在一九三九年有此國防設備，相對於當時德國人之戰術與武器，法國便算不得強。如果能夠把馬其諾防綫，搬到七七事變前的中國來，中國大概可算一強。

一國生活程度高，便是一國富。在「生活程度」一詞普遍被誤用的今日，對此名詞需要一些解釋。生活程度是指一國一般國民習以為常的物質享受，而不是指取得這些享受之費用。依此定義，一國之富與否，也是相對的，也受時地限制。當代美國工人所能得到的物質享受，遠非工業革命以前的中產階級所能望其項背，但美國工人並不覺其過度，還在日求其改善。兩地生活習慣不同，也使得兩地生活程度之比較，發生困難。把咖啡送給飲茶國家，把牛羊送給不消費牛羊的地區，在習慣未改變以前，不能提高該地區之生活程度。雖然如此，在某一時代，一般人心目中都能分別世界各國之貧富。分別標準亦很簡單：如果甲國人民改變其生活習慣，肯過乙國生活，可以辦到，而乙國一般人民即使肯改變其生活習慣，亦不能達到甲國之物質享受，則甲國比乙國富。

(二) 想做強國與想做富國之衝突性

自古以來，在一時一地（這四個字需要特別強調），想做強國和想做富國這兩種願望總是互相衝突的。因為資源是有限的，生產技術是已知的，在強國方面多做一些工夫，便在富國方面少做了一些。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時代與國家，這個道理容易為人了解。我國歷史上向來不贊成好大喜功，窮兵黷

武，使得民窮財盡，民不聊生的統治者。即在工業革命初期，這個道理亦沒有被人遺忘。在一八一五——一八四六之間，英國一部份人士主張取消穀物條例，其領袖人物很明瞭一國須在強 (Power) 與富 (Plenty) 之中擇其一。這些人主張選擇後者。但到了現在，很多人把富強連在一起，認為富國就是強國，強國就是富國。下列各點，旨在指出富強相輔論之謬誤，希望可以幫助祛除這種錯覺。

(A) 有一種論調，認為如果一國着重於國防，傾全力於發展重工業，如鋼鐵或化學之類，或傾全力於研究攻防技術，那末因為有些材料既可作軍備，又可作民用（例如鋼鐵可造大砲坦克，亦可造大樓住宅）；有些技術雖專門為戰事而設計，但亦可能有平時之使用（例如原子能），故發展國防工業往往使生活程度間接提高。這些事實與可能性，我們都不否認。問題是：如果這些原料或產品，全部移作民用，如果這些聰明才智，自始就不用在設計殺人技術，或設法防止他人殺人，而用在設法增進平民福利，生活程度豈不更可提高！

也許有人會說，人類本性如此，戰爭乃是維持民族活力 (Vitality) 以及進步之必要條件。有些技術發明，如果沒有戰爭或其可能性，則至少將延遲數十年。對於這種說法，我們願意指出兩點。第一，我們不否認有些技術發明之起源確屬如此，但一般說來，重大發明發現之起源不是由於戰爭及其威脅，科學的好奇心之成份甚大。蒸汽及電即是好例，這兩項對於改善近代物質生活之貢獻，每個人都能瞭解。第二，如果人性真是如此，自今以後，沒有戰爭及其威脅，便不再有技術進步，故必須有一部份或一世代之人，身歷戰爭之慘痛經驗，然後其他部份或其他時代的人，才能享受技術帶來的好處。生活程度之提高，那末此種技術進步，是否代價太高，是否值得，都大有問題。

(B) 另有一種論調，認為想做強國和想做富國這兩種願望並不衝突，是說，以私人企業為主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發展到現在，已經達到一個階段：在承平時期的，不會有充份就業，祇有當戰事威脅很嚴重時，各國積極備戰，就業水準才勉強令人滿意。實際從事大規模戰爭時，才真正達到充份就業。兩次世界大戰間英美二國之就業水準，可以證實這種說法。因此有人會說：所謂強國之代價，祇是使原來無業可就的人力，從事於軍備工業，與該社會

原有的消費品數量無關，因此與該社會之平均生活程度無關。

我們承認，如果有大量失業存在，則在利用失業工人從事軍備工業——這個範圍以內，該社會之生活程度的確未受影響。但是問題是：如果這些失業工人用在平時工業上，該社會之一般平均的生活程度，豈不更可提高。如果某種政治經濟制度不能提供充分就業，那末該受影響的是這個制度本身，人們應該用擴大軍備工業以外的種種和平辦法，保持充分就業。設在某種經濟制度之下，擴大軍備工業與生活程度不悖，實際上祇是說這個制度之不合理，而未說明二者的確不衝突。

而且，用擴充軍需工業辦法來解決失業問題，往往產生危險後果。第一，很難適可而止。在開始時，一國原以為一舉兩得，既可解決失業問題，又可擴大一國軍力，不過我們在上而說過：所謂強弱，完全是相對的。當一國擴張軍備時，他國為安全起見，亦從事擴張軍備，故原先以為在利用失業資源之範圍以內，已經可以佔軍事優勢，以後却非及生活程度不可。初期納粹德國之經驗，可資說明。擴軍之初步結果，雖是吸收失業，以後却變成入砲或黃油 (butter or gun) 之選擇。第二，冷戰——祇備戰而不戰——總不能持久，若不化戾氣為祥雲，終必出於一戰。理由也很簡單，如果長期冷戰下去，軍需工業中之存貨山積，勢將無法再繼續生產。在現代戰爭之下，如果大規模戰事發生，人民生活程度立刻受到不利影響。

(c) 現在大概不至於再有野武主義者，把戰事看作是值得冒險的有利事業，想從被征服人民身上，榨取物資，提高本國之生活程度。因為第一，戰事勝利與否，往往很難有把握。第二，被征服國家也許早已打得精疲力盡，短期內無法榨取。第三，在民族情緒非常高漲之今日，長期榨取恐怕很難維持。第四，魚肉他人以利己，總不足為訓。

以上討論，大概是夠說明想強國與想富國二者之間的衝突性。以為這二者不衝突者，大概太注意於十九世紀後期至第一次大戰前之英國以及目前的美國。但讀者祇要一想，現在仍有強而不富之國如蘇聯，或富而不強之國，如瑞士瑞典，可見這二者並沒有必然的關聯了。

### (二) 衝突之程度

上節說明在一時一地，強國與富國這兩種理想之間的衝突，本節說明二者衝突之程度。

為精確與嚴格解釋這個問題，我們得作以下幾個假定：

- (a) 人口與資本之數量為已知。
- (b) 勞力之品質一致，即每一工人之效率皆相同。
- (c) 充分就業。
- (d) 閉關經濟，即與外國無經濟來往。
- (e) 勞力與資本之配合比例，在軍備工業與消費工業皆相同，每一勞力皆配合 C/N 資本，其中 C 代表資本，N 代表充分就業下之勞工人數。

在這些假定之下，要擴充軍備工業，唯有減少消費工業中之就業量。消費工業中之就業量愈少，則產量愈少。最大可能的轉業程度，乃是消費品工業中之產量，僅足維持一國人口上之最低限度生存。這點可稱為危險轉移點 (critical point of transference)。

一國國防上之要求，如果在此危險轉移點以前即能滿足，則在該國，國防與生活程度為相對衝突。如果剛在危險轉移點滿足，則國防與生活程度可稱嚴重衝突。如果必須在危險轉移點以下才能滿足，則國防與生活程度可稱為絕對衝突。

這些假定是否與事實相符呢？可能有人覺得這些假定與事實不符，因而認為在實際生活中，國防與生活程度雖然衝突，但尚不至於絕對衝突。因此我們要進一步分析這些假定，看實際情形與假定情形到底相差多少。

第一個假定不必更動，因為在一時一地，人口及資本之數量總是固定的。第二個假定也頗易修正，我們祇須採取效率單位，凡工人之效率倍於常人者，即作為兩個工人算。除此以外，這些假定可以分為二類，第一類包括充分就業及閉關經濟二者，把此二者去掉，可以減輕國防與民生之衝突程度。上面已經說過，如果有失業現象存在，則在利用失業資源這個範圍以內，一國一般生活程度並未直接受到影響。如果一國不是閉關經濟，而是國際經濟中之一員，則它可以用自己擅長生產的東西，換取他國擅長生產的東西，例如如果它生產消費品之效率高，生產軍火之效率低，則他可以用消費品換取軍火或軍火之製造原料，如此做法，它為獲取一特定量軍火所犧牲的消費品，比在閉關體系小。不僅如此，它還可以向他國借款，擴張其軍備，使它能夠在短時期內，無須降低本國之生活程度。

以上是國際「貿易」之好處。不過交換與借貸都有限度。如果一國經常要向他國購買軍火，其能否成為強國，很有問題。因為軍火往往在最初不需要時，源源而來，而在迫切需要時，却常常中斷。借款告成，還本付息尚未開始之時，國內生活程度固然未受影響，但到還本付息時，除非該項借款用於生產事業，使得國內一般生產力提高，否則屆時生活程度將受更大的壓迫。

勞力與資本之配合比例相同——這一個假定屬於第二類。去掉這一個假定，使得生活程度在實際情形下所受的威脅，大於我們的假設情形。一般說來，軍備工業吸收較多資本，故當勞力從消費品工業轉到軍備工業時，消費品工業中資本之比例的減少，大於其勞力之比例的減少。故在實際生活中，消費品工業中之產量，受到嚴重不利影響；人力之縮減及資本之「偏枯」。用經濟學上術語來說：軍備工業中資本與勞力之配合比例大，故當工人從消費品工業轉入軍備工業時，消費品工業中產量之縮減，不僅限於邊際生產曲線土之點的移動，全部曲線皆向下移動。

從上面這些討論中，可知有些假定過份強調國防與民生之衝突程度，有些則不無強調，二者有互相抵銷之勢。故在實際生活中，國防與民生還可能

是絕對衝突。以目前國家為例，美國屬於第一型——國防與民生相對衝突，蘇聯屬於第二型——嚴重衝突，瑞士瑞典等屬於第三型——絕對衝突。

### (四) 關於中國之幾點觀察

中國屬於那一型呢？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以下一些意見，完全是試驗性的 (tentative)，希望高明人士指正。

我認爲這個問題，可以分爲三部份討論：(A)目前，(B)工業化過程中，以及(C)工業化過程完成以後。

就目前情形而論，我們又可以從兩點觀察，即軍隊之給養及軍隊之配備。

從三十四年三月一日起，軍隊之給養標準爲每日每人：

米	二十五兩	鹽	五錢
大豆	二兩	肉	一兩
花生	一兩	蔬菜	十兩
植物油	九錢	燃料	二十一兩五錢

這個標準，乃是維持軍隊健康至作戰標準之最低限度；比之歐美的，可謂踴乎其後，尤其在肉類方面。可是在中國，已經超出全國平均的生活程度。試想我國有多少人，經常不吃米麵，祇吃雜糧；有多少人，平常不吃肉，祇在逢年過節時，偶而一嘗肉味？如果切實實行這個給養標準，而且實行徵兵制，適齡壯丁皆服役若干年，則全國將有多少人坐食，其對於全國其他人民之生活程度之壓迫，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然而給養還是小事，主要是配備。一個軍隊要能負起現代國防上之使命，必須是機械化的，使用重武器的。再試自問，我國目前之鋼鐵與汽油生產，是否足夠。即使夠了，我們是否有此生產技術，可以自造重武器或運輸工具。以目前情形而論，汽油一不進口，飛機即不能起飛。國外停止供應軍火，許多大砲便無法使用。供應少數機械化部隊，政府財政已經非常吃重，如果全部軍隊都機械化，豈不更民不聊生？

由此，以目前情形而論，生活程度與國防需求絕對衝突。我們沒有資格做強國，——即使我們想做。

# 皇權 · 紳權 · 民權

## 一 傳統政治的無爲主義

要明白無爲主義在中國政治上所發生的作用先，得知道權力的性質。權力有兩種：一種是強暴權力，一種是同意權力。強暴權力是政府的權力，也就是中國歷史上的皇權。除了傳說中的三代賢讓，歷史上的一治一亂，朝代更迭，干戈斬伐，後來興起的皇朝都是征戰的產物。帝王本無種，這極盡人

其次，再看工業化過程中之情形。所謂工業化，就是增加工業及其他生產設備。在設備正在建造但尚未參加生產這段時期內，除非有國外投資，否則人民必須節衣縮食。在此時期內，工業化與擴充軍隊同。故在工業化過程中，如果同時又要擴充軍隊，無異兩頭燃燭，民必不堪命。故在這段時期內我們還是沒有資格作強國。不幸這段時期可能很長，注意工業化問題者想能同意：我國生產設備要增加到一種程度，夠得上稱爲一個現代國家，至少得四五十年。

四五十年以後，我們也許夠稱一強，那時生活程度與國防需要，也許祇是相對衝突。不過四五十年以後是個什麼局面？那時所謂強國標準是否又比現在高，因此我們又無法夠稱一強？或者那時根本不再需要軍備？這些我們不僅無從預知，簡直無從推測。

## (五) 結 尾

如此說來，在最近四五十年內，即使沒有內部糾紛，中國處境也是很艱難的。我們在軍事設備以及生產設備方面都不如人家，都要要理，而二者又不可得兼，我們將怎樣辦呢？

如果我們是個小國，像丹麥一樣，那末我們將毫不遲疑，完全忽略軍備，專注重於平時生產。因爲像丹麥這種國家，即使把人民生活程度降至最低，傾全力於軍隊，亦不堪強鄰如德國之一擊。在這種情形之下，當強鄰入侵時，毫不抵抗，任其長驅直入，對於「國格」無損。其人民亦不必引以爲耻。在第二次大戰中，也沒有人因爲丹麥未抵抗納粹而輕視丹麥人。

但是國格與領土之大小有關。即使中國沒有資格作強國，但如果當強敵入侵時，我們毫不抵抗，不僅自己說不過去，別人亦將輕視我們。因此我們又不能完全忽略軍備。結果是現在這樣最糟糕的局面：我們維持一個相當龐大的軍隊，而又配備不良，防禦外侮不足，而國民却不勝負擔。

如果以上分析是對的，則未來國策應該很明顯。我國應該致力於和平，然後在最早可能時間，大量裁縮軍隊，讓全國上下都盡量生產，直接的或間接的——工業化。

胡慶鈞

世尊欽的寶座有多少人在奔來奔去。「入主出奴」，寶座治下的人民盡是些被征服後的子遺。

這種用武力壓迫與征服所產生的權力，也就是衝突過程的持續。在歷史上充滿了不斷的戰爭，馬克斯著眼於這一件史實，寫下了輝煌的資本論。可是我願意指出，人的聯合就不能沒有合作，社會的活動大部份就是合作的活動，個體生物機能的限制，家庭的不能自足，從廣泛的基礎上看去，合作的

原則可以普遍的運用。人類的歷史裡就只充滿着鬭爭與衝突嗎？固然我們不否認鬭爭與衝突的普遍存在，可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就是他有更完備的自覺的分工合作體系。

在由衝突所產生的強暴權力的另一面，我們可以看出見一種基於合作的同意權力，這是普遍地存在於村落社區的合作團體之中的。以合作團體的形式出現，見之於雲南東部農村社區的核心組織，是傳統的基層地方權力結構。

合作團體是人民基於共同生活需要的自動組織，也是同意權力的產物。所謂同意權力是團體組織的形成是由全社區的人民共同參加，經過大家的同意，把行使公務的權力賦予他們共同信任的人身上。在村落社區裡面我們可以到處看見合作原則的運用。

可是，正因為合作團體是建立在同意權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強暴權力與刺刀之上的。在本質上除了自衛外，它就不能有鬭爭的精神和足以侵略別人的武力，這就給野心家製造了機會。一個在異地崛起的強暴權力的組織，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是出之於遊牧部落有良好弓箭與騎術的民族，有一個英明的領袖與一批能征善戰的幹部，他的能力就足以南向征服那些基於同意權力的愛好和平的農業社區，君臨天下，愛好和平的人永遠不是嗜戰者的對手！

這就使得同意權力與強暴權力發生了關係，如果強暴權力代表皇權，同意權力代表民權，也就是皇權壓迫民權的開始。在壓迫的過程中，統治者抓住法統，也可安排好一套法定的基層行政機構，好比今天的保甲制度之類，用以代替傳統的基層地方權力結構。

若是這種統治的力量能夠發生作用，高高的皇權能夠控制每一個小民，基於同意權力的地方權力結構就會隨之破壞，繼之而起的是一個基於強暴權力的剝削組織。

可是，事實上，一個基於農業經濟體系所產生的皇權政治組織，固然他可以採取愚民政策，焚書坑儒，收買天下兵器，想斷絕人民反抗的機會。只是面對着地理上一個這樣遼闊的區域，山巒起伏，黃沙滾滾，交通的不便，行政機構不可能無限制的擴張，就給皇權的伸張一個自動的限制。

若是一個好大喜功的帝王，不明白或者不考慮這種局勢，連年征伐，無窮搜括，在這個不太靈活的機構上運用着，他就會要自食其果！人民被搜括得太利害了，忍無可忍，兵器雖已收盡，陳勝吳廣之徒還可以揭竿而起，運用他們最後的武器——革命權力。末代的帝王就可以從他的寶座上翻身下來，讓另一個野心家去獲得千載一時的機會。

歷代的帝王在這裡都得一「懲前之失」，皇權只好後退一步，採用了老子無爲主義的精神，作爲傳統政治的經典。政體民輕的哲學被普遍的運用。廷臣的制禮作樂，把皇帝軟禁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裏面。出身科場的地方官上任，就忙着賦詩填詞，遊山玩水，可以把公事一兒兒丟在腦後。只要他不故意去找人民的麻煩，傳統基層地方權力結構也就找到他的存在。

## 二 皇權伸張的限度

無爲主義下的皇權並不是不能伸張，而是伸張有它的限度。從社會角度上去看皇權的伸張可以分成兩方面：一是從平面上看皇權的擴張，一是從縱面去看皇權的深入。從平面上看：皇權是從宮室所在地的都城向外擴張的。都城被稱爲京畿之地，皇帝的尊榮顯赫是每個人民可以直接感覺到的，他出來得用黃沙鋪道，行人肅避，家家都得關起門戶，不許人民直接與皇帝發生任何可能的接觸，甚至包括視力的接觸在內。除開在門隙裡偷偷的看看皇興外，沒有人敢於正面仰視。誰冒犯了天顏就可拖去砍頭。他的權力是可以感覺的實在。從地理的平面上看起來，這是一個皇權強力統治的地帶。

平面上皇權的強弱就可從地理距離的區位上表示出來。就好比一盞燈的輻射光一樣，以都城做中心，由近及遠，愈遠光度愈弱。一個生長在邊疆地帶的人，就很可能知道北京城是個什麼樣子，皇家是個什麼樣的勢派。傳說中的皇帝可能描寫得更神聖，但這神聖只是一個虛擬而不是實在。「天高皇帝遠」，「帝力於我何有哉！」皇權在人民的生活裡面並不見得發生實際影響，每個人民只知道自己在皇朝的治下而不在皇權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一個與外交通不易的邊疆社區，甚至誰正坐在寶座上也都弄不清楚，朝代的更迭，帝王權力的升沉，在他們正有如白雲蒼狗，漠不關心也就不必知道，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正就描下了這一種心理的境界。

雲南東部農村正是中國西南邊疆的一隅，在這些村落社區裡面除了極少數的石刻碑文外，很難找到皇權直接控制的蹤影。可是皇權的沒有直達縣級以下的地方村落，却不是從平面的地理距離所可去瞭解，而必須從縱面的權力結構裡面去分析。

從縱面看：皇權的深入是從權力結構內行政機構階層的分化上看出來的。這種機構我們至少可以分做兩層：一是皇權直接控制下的中央政府，一是間接控制下的地方政府。這兩種機構雖然一脈相傳都屬於皇權的系統，可是皇權在這裡面的實際運用並不相同。以中央機構來說：一品官的丞相雖然地位極人臣，可是除非皇帝的大權已落到他手裡，或者是追隨開業主起義的股肱，誰也明白侍奉在皇帝的面前並不是一件易事。禮節儀式上的卑恭恭順不用說。行起事來又怎能不小心翼翼，惟恐不能得到皇帝的歡心。等而下之的其他大小京官，就難免不更存着「五日京兆」的心理，誰也知道個人的榮辱決定於皇帝的喜怒，自己並沒有權力的憑藉。

地方政府好比省級行政機構的首長就不是這樣。京官都想外任，外任就在離皇帝的距離已遠，耳目未周，趁此可以獲得地方權力的基礎，來抵禦皇權的威脅。一個不忠於皇家的地方官，對於聖旨就可以陽奉陰違。在叛跡沒有昭彰以前，或者就公開的招兵買馬，而皇權無力控制時，也只有見其坐大，奈何不得！這種地方官事實上就等於一個小皇帝。縣級機構還是地方政府的分支，縣長雖然也是朝廷命官，可是他去離宮



# 通訊

## 被圍困中的承德

承德通訊

熱省是東北華北的橋樑，屏障平津，支援東北。這「塞外鎖鑰」之地。是有清一代的「暑都」，自從康熙時開始，熱河就有了行宮，（也叫做離宮）滿清入主中國並未征服蒙古，當時蒙古似乎是滿清的盟國，沒有什麼直接的聯繫關係。清朝為了發展蒙疆就在滿都濟陽新都北京之外，定熱河為「暑都」，清朝的皇帝每年夏天都到熱河去避暑打獵，在那裡住一個夏天，表面上是修葺園林，骨子是有很大的政治作用，蒙滿蒙滿之外，還可以策劃都新的一切。熱河對東北華北地位的重要，從這也可以想傳得出來。日本攫取東北以後，在進攻華北之前，也是先把熱河拿去，硬把熱河算入「偽滿」版圖，以俯視華北。

勝利前夕，蘇蒙軍進佔熱河全境，蘇蒙軍撤退以後，入路軍接受了熱河。十三軍石覺的部隊在杜聿明指揮下，出山海關，經錦州進駐朝陽，一直打進熱河去，全盛時期，除了魯北，林西，經棚三縣外，大部分均在國軍控制之下。抗戰時期東北四省的流亡主席，只有劉多荃一個人是從抗戰到勝利能以隨軍進入本省的。熱河地方升平，飲食不能自給，軍政分設石劉，總從北平行轅與東北行轅兩方面的指揮，在陰錯陽差中，熱河的局勢也同東北一樣，一天不如一天，錦承路被共軍遮斷，赤峰撤守，阜新被陷，最後只剩了熱西五縣。這偏安的五縣，在這次共軍圍困承德中又先後被佔，目前所謂熱河省，僅存了一座具有象徵意義的承德城。

承德山像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巨人，矗立承德東南，從街市的馬路上，就可以看得到他。駐在離宮裏的守軍指揮官石覺也是一位西師的硬漢，他繼承着前十三軍軍長湯恩伯的衣鉢與作風，對駐地的軍政經濟一切措施都要過問，何況熱河是十三軍打下的天下呢？現在雖然丟了的只剩了省城，他也要力保承德作為他們流血流汗的標誌，好賭者在運輸戰場之後，對最後的賭注，更要緊

本刊特約記者

緊抓住，絕不再顧其他。劉多荃經過半年多的病弱辭職，才辭去了熱河省主席的職務，他雖然一再聲稱，與石司令官合作得很好，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但是辭職的時候，却又說是為了求熱河軍政的一元化，言外之意，是為了推薦石覺為繼任人選呢，還是說石覺過於強硬不易合作呢？那就不得而知了。可是結果熱河主席的職務並沒有落在石覺的身上，也沒有由華北五省統帥傅作義保薦他的關係人，而中央發表了陸軍副總司令兼冀熱遼邊區剿匪總司令范漢傑兼任熱河主席，范氏須駐錦州指揮軍事，對熱河省政不能兼顧，僅能遙領。於是以前東北行轅主任陳誠，在東北臨去之前，保薦了他所賞識的于國楨為熱河民政廳長，兼代主席職務，省保安司令部一職給了石覺。

于國楨那位先生，教人一看就知道是一個奇特的人物，一驗大鼻子，吃飯穿衣都不講究，有人說他是矯情，事實上多少年來，他就是那末個調兒。我們記得他來承德就任的時候，戴一頂破舊的土耳其水烟帽子，黃色呢褲上邊穿一件大兵的灰棉襖，一雙舊皮鞋，看樣子起碼已經有了十年的歷史。

他先前曾經搞過C, P, 屬於全國鐵路總工會那一派系，在財專讀書時，就時常寫一些談馬恩主義或批評現實的文章，署名「天鷹」。暗射自己是「一大麻鬼」。後來錢總一派，在中共失勢，他就脫黨了。民國二十三年他到濟南為韓復榘做防共情報，曾經在濟南捉到過李運昌，因為他們兩人私交不錯，而且都屬於北方鐵道一派，就又把李私自放掉了，現在李是中共方面的熱河主席，駐在赤峰，而他是政府方面的熱河主席駐在承德，兩好對唱，原有捉放之情，想來也真有趣。

于國楨沒有官僚習氣，是個很勤懇刻苦的人，對承德的民衆組織工作相當的努力，各機關也組織了義勇隊，並於五月二十日舉行宣誓，平泉、隆化、灤平撤守後，

承德完全陷於孤立，石覺將各縣部隊完全集中到承德，承德城防工事經一年多之修整，相當堅強，環山峭壁林立。承德守軍有十三軍的兩個師和直屬部隊，再加熱河團隊，一共有三萬多人，對外交通如飛機場聯絡，總送糧彈，軍政人員眷屬早已開始疏散，惟壯丁不准離開，一律編組，予以戰時任務。離宮附近警戒森嚴，不任准何人通過附近地區，石覺授意于國楨發動勞務，要地方富戶捐款，富戶是不肯拿錢的，于國楨於是就編好了高帽子，準備捉不捐款的富戶游街，於是勞務捐款很快的徵集起來。各地救濟特捐如能用這個辦法，也許可以招得起來。

熱河省府的一部分人員劉慶克等和參議會的議長王致安，早已離開了承德，這裡的軍政人員都說，「他們要現在不回來，就請他們以後也不必回來了。」旁人走開沒關係，只有代省主席的于國楨，須給石覺做陪襯，死守在承德。做陳明仁守平時的劉翰東。范漢傑幾次有電報到承德，說是與傅總司令的援軍東西呼應已經出動了，但老百姓聽到這些消息，都半信半疑，認為政府目的的是在安定人心，不敢多存希望。他們只希望多由飛機運糧糧食來，使他們不至於餓死。承德人口現在連軍政人員在內，還不到十萬。

承德外圍的共軍至多不過是四萬人，看他的動向，目的還是在圍困承德，不一定是硬打承德。守軍用重火器將敵人制壓在射程以外，圍城以來四週並沒有經過短期相接的劇戰，所以在一片戰時景氣的承德，却缺少戰時的主要點綴——傷兵。國軍有堅強的工事，有重兵器，有飛機助戰，在白天是不怕共軍的明目張膽的進攻的，頂可慮的是夜襲，聽說石覺司令官已經從北平方要到了大批照明彈和探照燈，準備應付共軍的夜襲。讀者想想吧！假如是共軍真正夜攻承德，照明燈備放出奇異的彩虹，加上連天的砲火，兩軍的廝殺將是一個人場面。但一直到现在還沒有出現夜襲的場面。這也說明共軍對承德是圍困而不見圍攻。

被圍困中的承德，將來民食大成問題，四週麥子是共軍收割去了，就是解了圍，老百姓吃甚麼呢？省政當局苦悶，比老百姓一點也不輕鬆，光桿的省政府，一切聽命於軍部，省府做着承德市長和軍部副官處的業務。不善應酬請客的于國楨，更有一切玩不轉，進退失據的苦悶，他在各機關表勇險舉行宣誓以後，攝影遍贈家人友好並題長詞自述身世與決心。他在照片後這樣寫着：「余自負策求學時即參加革命工作，瞬息三十年，

畢業後遍歷大江南北，黃河南岸，北走蒙庫，南遊粵海，東北去哈吉，西南去雲貴，西北至甘寧，東南至浙閩，足跡行盡全國，無時而非為革命努力，受革命工作之使命而奔走。

時至今日之新中國，自北伐之役，統一之爭，抗日之戰，惟仰賴我英明領袖蔣公偉大崇高之精神與毅力而完成之。至於戰亂建國，在其領導下決無問題，然偶一靜觀全國上下，那些貪官污吏，驕兵悍將，土豪劣紳，尤以士大夫及士大夫思想與行動，實覺有不寒而慄者，故今日則共，奸匪不足畏，可畏者上述各層人物耳。

就個人言，奔走革命近三十年，依然故我，奮盡世態炎涼，歷遍卑鄙醜態，但我行我素，始終不變求學時期之精神，思想，生活。渾熱情保持我行動之積極，嫉惡如仇，黑白必分。以理智勇往邁進，自信信人為目的，不應手段，個人榮辱在所不計。

話雖如此，余之所以有今日，全得陳誠先生知遇之德，蓋余雖始終未離黨，緊切追隨，但對後想求一職而不可得。一家大小餓困成病，一日兩餐稀粥，富貴皆空，得朋友五角一元，苟延度日。

### 承德烽火燒到冀東

在長春郊區炮火正緊市區岌岌可危和魯中硝煙瀰漫濟南之際，承德解圍在一般輿論者認為是冀察戰局好轉的契機，共軍打通遼熱走廊的企圖已受到嚴重打擊。可是，承德解圍不及一週，進攻熱河的共軍竟南指冀東一戰而趨，再進包圍唐山古冶；同時更遮斷了平津和津榆交通。這些正證實一點，即在今日「運動戰」中，戰爭的得失仍在於能否主動地控制「面」。至於「點」的進攻佔領甚至撤退，只是一種戰略上的「姿態」而已，是無足輕重的。

### 華北戰場的三個爭奪目標

現階段華北國軍的主要任務，除確保平津保三角地帶外，還有兩大沉重的任務要它負擔：一件是把遼西熱東，確保東北通華北的走廊，以遮斷關外共軍南進孔道；同時還要掌握平榆交通和葫蘆島與秦皇島兩個港口，作為增援東北的輸血線和中樞站。共軍的希圖正和這些相反：籌築環部隊一時攻擊平保沿線，一時攻擊平榆東段，目的即在使三角地帶中國軍疲於應付。這次李運

升六區專員兼司令，又三年奉調赴東北，不久推荐中央，委為熱河省委委員政廳長，更兼代主席。余之所以述此者，非敢宣耀余之升官顯也。更非敢以辭公私人自命，而辭公亦決不能視余為其私人也。蓋辭公之視余乃在作人做事，為公家提後進，而余亦以作人做事報答知遇，為國效忠。

今於奸匪四面包圍承德之際，大戰在即，勝敗難卜，生死不計，謹將以生命與承德民衆共存亡，以副國家信任之意，並報辭公知遇之恩。

把于國初的影後自述仔細演讀，並沒有提到范漢傑與石覺，念念不忘陳辭公之知遇，而痛恨貪官污吏，驕兵悍將，土豪劣紳以及士大夫之思想與行動。因之，他的自述雖為書之以示人的官話，要之亦大部份出自肺腑，也可以看出熱河軍政配合情形。

### (北平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昌部隊圍攻承德，目的即在控制遼熱走廊。最近承德共軍自動撤退轉冀東，目的即在切斷「東北輸血線」的平榆路，使東北國軍供應陷於缺乏。目前華北戰場國共兩軍爭奪目標，大致不外上述三處。

### 平西察南兩役是圍攻承德的準備

承德陷入重圍前，共軍籌策部曾以一個旅的兵力進攻北平西郊西山地區與門頭溝；和國軍打了一次硬仗。不久這股共軍很快地向西北轉進。平西一仗正是共軍把攻擊重心從平保線移到平綏線的一個轉捩點。那時共軍出動五個旅（包括籌策部主力第三第四縱隊）繞過南口，即指向察南康莊懷來而來。康莊懷來都是平綏東段重要據點；也是正過入達縣山區的平原地帶。前年夏天傅作義奇襲攻下張垣前，籌策部主力會經和孫運璿部對峙在這塊平原上肉搏。所以這股重圍圍攻場，於五月二十日左右一舉攻下延慶。當時傅作義部正在應援

### 李四路鉗攻承德

籌策部向熱西進兵之外，又把他的第三縱隊轉向東南，去攻打平古路的懷柔密雲。這一帶在於切斷北平國軍增援熱河的唯一通路。因為平古路一斷，共軍只要能打下承德北方的懷柔，便能控制古北口，這樣可使承德守軍陷於孤立。所以說在圍攻承德階段中，李四路共軍的任務在戒備西南兩方。

真正攻打承德的共軍是從北方和東方開來的李運昌部隊。李是共方熱河省主席，一年來他已經在熱北赤峰一帶建立下很強的基礎。攻打承德時他一共集結三個縱隊六個步兵師和一個騎兵師分兩路進攻。北自赤峰直取隆化，東自朝陽沿錦承路指向平泉。李四路對取承德，來勢非常猛烈。國軍十三軍雖久佔承德，但因兵源極源不易迅速補給，對外圍各大據點直無力固守。共軍北東兩路攻勢較猛，五月二十五日分別攻下隆化平泉。隆化國軍未能撤退，雙方展開了一次慘烈的白刃巷戰。這樣共軍的已圍圍一天比一天縮小，承德城內日夜都可以聽到清晰的砲聲。

承德被圍時，城內雖僅有五萬市民，但食糧至感缺乏。軍糧庫被有空運供應一部，民食却無人來管。當時麵粉漲到一千二百萬元一袋。老百姓除吃不飽的憂慮外，還有一層被抓壯丁的惶恐。後來當局害怕人心動搖，影響防守，曾想出一個妙法，偽導組織「戰時服務隊」，派令市內壯丁學生一齊參加，給他們吃些難以下嚥的雜糧。其間，老百姓聽到的都是省府委員、縣長、黨官紛紛空運撤平了，小市民在欲逃不能的情形下，只能隱隱而安地聽天由命了。承德的情勢如此緊張，無論城內市民或是平津一帶的觀望者，都對這個塞外小城的命運，不抱樂觀。當時長春攻防戰南入緊張階段，魯中戰事徐徐進行之際，承德戰況一直被報紙當作頭條新聞。

### 三路馳援承德·烽火擠到冀東

五月三十日左右，國軍才調三路大軍馳援承德，東路是范漢傑兵團，從義縣沿錦承路向西推進。西路是傅作



義部隊，自張垣向豐寧進發。南路是原駐冀東的九十二軍和五十四軍的一部，由上官雲相督師沿平古路北上。同時又出動大批飛機配合承德守軍出擊作戰。這三枝援軍以平古路上一路最其實力，因為華北當局認爲承德解圍全憑這路北救兵，所以竟傾冀東所有兵力出動，預備一直打回古北口，先恢復熱河軍的供應線。而冀東平榆線除有少數部隊駐守外，大部交給地方自衛隊留防。這正是一個弱點，給日後熱河共軍反攻冀東，造成一大良好機會。國軍三路馳援承德還有一點意義，即想對李軍兩部共軍來一個反包圍，以收內外夾攻之效。誰知共軍不等國軍反包圍戰略得售，早已自動撤退。中間只有平古路上蕭榮臻的第三縱隊和號稱千輛卡車的上官雲相部隊打了一次硬仗。在國軍方面的報道稱，已把第三縱隊全部打垮，而衝過古北口，收復灤平（六月九日）。實際上第三縱隊與北上國軍接觸一次後，見來者實力太強，便把主力移往平古路東側去了，從此東指直向冀東而來。

同時李運昌部第十一縱隊北撤歸化（六月十一日），爲的保全實力，可固守熱北根據地。而把承德東方主力部隊，調往長城喜峯口。三路國軍馳援承德打反包圍，撲了一個空，却把承德烽火燒到冀東去了。

### 豐潤失陷和唐山被圍

李運昌部共軍自承德東方撤退越過喜峯口，經馬順，遷化，進入冀東遷（化）玉（田）豐（潤）三角地帶。這個小三角地帶是李運昌打游擊的老地方，抗戰期間他在這個地帶與日寇「捉迷藏」六七年，對日勝利以後，他仍舊保持這一地帶，作爲他在冀東的根據地。這次李部越過長城，與平古路東側的蕭榮臻部匯合。不到兩天功夫便取下了豐潤城（六月十四日），記者前面已經提過，冀東國軍馳援承德後，所有防務，大半由地方團隊接替。像豐潤這種縣城只有千餘團隊駐守，當共軍以五六萬人來攻時，自然無法抵擋。共軍攻下豐潤，續以優勢部隊包圍唐山古冶。華北工礦中心的唐山市，本來是九十二軍駐防地。九十二軍調平古路，當地十分空虛，也只靠些自衛隊和團練警防。

本來天津駐防國軍可以增援唐山，但津南減河岸沿却在冀東戰爭發生之前，已呈危急狀態。六月十二日小王莊國軍撤守後，所有唐官屯，北塘各地均有戰事。這標，爲津沽一帶安危計，天津國軍不敢大批馳援唐山。

還有，共軍和圍打唐山古冶的一個配合行動，是切斷平津和津榆間的鐵路和平古公路。自十三日起北寧路關內段橋樑路基被炸多處，尤以平津路楊村北倉間最重。共軍這一行動具有十分重大之意義。平津路中斷，平古路遭襲，可以使深入熱河的原駐冀東國軍，不能迅速回師救援。津榆段不通，也就爲的是使秦皇島甚至關外的國軍不能南下。這樣共軍可以穩穩圍着唐山。

### 烽火轉燃冀東爲了什麼？

冀東戰事方興未艾，十四日共軍距唐山西郊僅有十里左右，周邊要衝任各莊，條子鋪因圍攻防守不力，均爲共軍突破。目前唐山市盼援之殷，恐怕要比承德守軍急得多。冀東砲火何時可熄，是未可預卜的。

## 共軍能否渡江？（江南通訊）

史 班

這次內戰，在開頭時，就有人比擬爲南北朝。這看法雖然不大對，因爲即使南北朝，也只是時間問題，遲早會統一的，不過採那一種方式的統一而已；然而，二年以來的研伐，倒有些南北朝的樣子了，所疑者，是國共雙方分界線究竟明確地在哪裏？

因爲內戰總是有面的，故而看起來比較模糊，有好些犬牙交錯的區域，可是假如我們能抽象地觀察，主要的陣線依舊是分明的。共軍的攻勢，好有一比，就是和潮水一般，有層次；衝鋒隊來，便是第一線、第二線、第三線，或前線、中線、後線。這三條線，三個層次，大致以長江、黃河、長城爲劃劃，主要的目標及戰場，和攻佔地區，是這樣地距離着的。那麼，即使長城外，關外的局勢非常激烈，但總以長江爲最前哨，決戰及勝負絕不以關外爲準，而得以長江爲尺度。共軍能渡長江與不能渡長江，是指示今後內戰現勢的一劑度表。而事實上亦如此，長江的北面，差不多全是煙塵，無一寸乾淨土，而長江的南面，縱有動盪，也比較安定；所以長江才是內戰中最明確的分界線，（在一年以前應該以黃河爲分界線，自劉鄴渡河，這局面兩樣了）。

自共軍宣稱今年渡江以來，政府對這一方面的警覺

次全盤攻勢中，一方面在爭取「主動」，使國軍顧此失彼；例如主動圍承德，主動撤退熱河主力，主動進軍冀東，無一處不在爭取主動。並且共軍在兵方面，調動靈活不分畛域。例如蕭李兩部一時分道揚鑣，一時共移同一目標。這不但加速行軍速度；並使國軍對其企圖不易立即判明。這一點便是共軍攻勢各階段中制勝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共軍不取「垂手可待」的承德。而轉鋒直趨冀東，其中當然也有不願陷於國軍反包圍之中的因素存在。事實上，真正意義却在它要有效地阻止關內外國軍的連繫，而爲東北戰場先奠定下一個鞏固基礎。因爲東北共軍深覺「打下長春」時機已經成熟，現在所要準備的却是「打下長春」以後，再取營口，應整頓個北時所需要的條件。在這種前提下，承德和平榆線兩個對象，自然是掌握後否較有價值。所以說，從承德烽火轉燃到冀東一點看來，即可預知共軍雄志不在小處。（六月十五日）

性亦提高了。人民，姑稱是旁觀者，也立即注意到此一新形勢的發展。一方面喊着「渡江南去」；一方面喊着「不許過來」。以後的幾個月，無疑地，長江之戰，其重要性將掩過東北華北之戰，這已是目前的一般看法，而華北東北，將被拋在背後。

爲什麼長江之戰將成爲內戰的前哨，以及內戰的決勝負處呢？那當然因爲長江南北才是中國的腹心，同時亦京畿與人物所在，不能在這地方「贏」的，不問它守住江南抑江北，總佔劣勢，成爲偏安。故而，長江南北爲國共所必以力爭的。

提起長江，很令人與懷古的感慨，長江一向被頌爲天塹的，自三國時起，一直到晉，南北朝，五胡亂華，宋等，都是在這條東亞最長的河流兩岸作戰，或據守着。赤壁，魏水，都似乎是很不遠的例子，就是洪楊之亂，方向雖不同，纏戰所在，也是大江南北。但，長江在今日還是天塹嗎？歷史會重演嗎？共軍的聲稱渡江只是神經攻勢心理戰嗎？却無人敢予以大膽的回答，尤其是就住在江南或江北（古稱江左江右）的人們。

在抗戰末期，蘇北皖北，淮北和淮南，本來是新四軍的窟穴。南方的新四軍，正和北方的八路軍同樣，同程度，是老百姓的一熟悉名詞。等到政協協定，於是也

就最先在這裏，國軍大舉掃蕩。蘇北的三十餘縣，國軍從只保有四縣起，一直到共軍只保有四縣為止，這就是內戰的第一頁。可是鄉村仍在「四老爺」手裏。其後，一直到去年夏秋，劉伯承和陳慶，渡過了黃河南下，戰火才接近了長江。江蘇，安徽，先是河南而後是湖北，都不斷地在攻守着，一連過及一百個縣境，有好多城市易手過十次以上。目前的江北戰局，就是這樣地發展過來的。

無疑地，劉伯承和陳慶已立定了脚，而陳慶，亦不像有一時地僥倖在山東，也活躍在蘇皖北部，及河南東部了。從長江出口的啓東開始，一直到曾經「外圍激戰」的宜昌，都有過或大或小的戰事，甚至於連首都南京對岸的六合，亦一度失陷過幾小時。這樣地，看明了，戰火已逼到長江岸了，並且很緊湊地在壓過來。可是，共軍能够在這幾個月裏完成準備，在年底前渡江嗎？

照而今的情形看，江蘇北面是陳慶的粟裕部隊，自安徽到漢口附近的沿江部隊是劉伯承的，宜昌往東則是陳慶的。共軍如果要渡江，除了在什麼時候能渡江外，別一有與趣的問題，是將在什麼地方渡江。國軍方面，防守長江下流的是首領衛戍司令部，近來拓廣了轄區，兼率領幾個江防司令部；防守安徽湖北的是華中剿匪總司令部，恰設在中央的漢口，漢東有夏威的指揮所，漢西是潘文華的，直到江蘇和四川邊境。

共軍如果渡江，必須有二大前提，一是須有相當的兵力和火力，可以衝破國軍海陸(空)軍的封鎖，一是須有埋伏了的接濟部隊，即是江南的土共。缺少這二前提，既渡不了江，渡江了也徒然，既不能流竄，復無從立足。不過，這些條件雖未完全成熟，却在一日日地成熟了。

先講第二條件。鄂南比較安定，只有些在苛政下萌芽的農民反抗，一共不過三五處，每處亦不過一二千人，够不上稱「土共」；贛北也這樣。所以，如果要渡江的話，在江南皖南似乎較容易，只是國軍在這一地區的兵力也較豐富，大概也是看到了這一着。江南和皖南，原來是第四軍的基地。江南：在浙江四明山區和北地地區的山叢裏，就有祇少可估計一兩萬的「民主聯軍」，器械組織都够得上水準，並且在呼着革命性的三抗四反口號，一日日地擴展；蘇南，太湖有蘇水軍部，浦東沿海有「人民海軍」；而最緊密的，則是接近南京的澄海等縣，一出城不到二十里，色彩就兩樣了，這三縣是貼着長江的。皖南，自「皖南事變」以來，便留着不少

殘餘，三四年的發展，已有了七八縣的基地，偶然還進城，聲勢比江南還大，領首的是學者胡明，縣地方當局既無兵去「剿」，亦打不過，若調大軍，又躲到山裡去了，變成老百姓，一個都不見。這些人馬，一共算來，亦能編三四個「縱隊」，所以不可以輕視。他們是共軍留下的種子，等到北方來的部隊想渡江，就會發生不少作用。

其次講第一條件。渡江須船，須火力，這似乎是在共軍方面講來，還有些缺短。不過，他們有的是方法，是經驗。長江雖闊，可是又太長，防了這裡，漏了那裡，沿江的砲堡既不過密，巡江的軍艦也極稀疏；劉伯承陳慶部隊已有渡黃河的經驗，要渡長江好像是不難的，至於陳慶，他的部隊就一向在魯豫邊境的黃河兩岸來往，這雖不能共舉，不過在今日，渡江的技術問題已不是唯一的考慮了，就在渡了江後怎樣，以及渡江以後對北岸的情勢有何影響的一點上踴躍。這些支節問題的得到答案，條件就成熟了。

前三個月，南渡的土共丁錫山率領了一百六十人，渡江了，在上海郊外騷擾，結果國軍動了三縣的保安隊和一師半人，總算在三日內擊斃了十三人，擄獲四十二人，告一段落。這似乎是小事，然而實驚了整個江南，連香港的報上也登着頭條。因為，雖只是一百六十人，然而畢竟「渡江」了，可以證明有此可能在國軍的防線裡透透。這自然不是渡江，焉有過一百六十人就算是渡江的？這不是渡江的先鋒，而只是一試探；可是結果，却考驗出來了，國軍的封鎖及防備並不嚴密。丁錫山來了一次，本人是死了，名字被別人記着，尤其響在投機市場裡，接着來了一次大漲風，雖另有原因，不過有

覺好多透謠者是拿此作根據的。丁錫山死後，在鄉間，筆者聽到一地主感憤地說：「這是江南人的福氣」，但他又為未來的禍料而恐懼，至於農民們，却並無喜長的感覺。此外，近日看到報載，說江陰城外的江邊，時時有不明身份的船隻和人擺渡南來，全付武裝云云，每次約三五十人；這雖不就是在渡江，可也看得出是在準備的端倪了。

然而究竟能否渡江，與別的戰場也有關係。前一時，粟裕魏鳳樓孔從周等部隊緊貼地貼到江邊來時，那形勢比目前更似乎像要渡江，同時北方陳慶劉伯承陳慶以及黃徐賀蕭等軍隊亦逐漸南移，可是不久前，關外決戰，這些部隊又向華北集中了。那時候，沿江的，自東往西，有秦興，無窮，武穴，監利，郝穴，沙市等大戰，好像就是正面展開的「渡江戰」，其中心則偏於長江中流，後來總算堵住了。現在，如果要斷定何日渡江，還須先看，在華北和東北，共軍能够有充分的進展否，不然，陳慶的軍力尚須兼向北顧，自無力朝南開拓。另一種看法，說陳慶等的北返，是迫逐有生力量的消長，其目標仍是在渡江的，也有若干道理。

共軍軍事離不了政治，地利遠不如人和。共軍的船渡江，以及渡江後的如何結局，與國方的政治經濟措施是很有關係的。如果不使江南的後方安定，不能使江南人民安居樂業，那麼連年大江南北會打成一片。但目前，却仍舊在加緊地徵兵和糧糧。江南民生的有沒出路，決定着共軍能否渡江與能否站得住。筆者寫此通訊時，在六月上旬，正是熱西魯豫激戰之日，下一動態如何，到七月裡，終可看出些脈迹了，不一定會如目前的這樣模糊。

## 從動盪到窒息的水城

(濟南通訊) 十 汀

「家家流泉，戶戶垂柳」，被詩家和文人所讚美的水城——山東省會所在地的濟南，如今已不是當年的面目了。由於炮聲槍聲殺聲的震盪，和火藥味血腥氣的籠罩，它已經變成了恐慌，饑餓，愁苦，……的一個多難的城市。被視為濟南唯一生命線的津浦路，最近又被切斷了。於是這水城在多難中，又宣告窒息，如今頑固四周的景象，更不得不在風雨飄搖中顛倒了。

濟南在抗戰期間，淪陷了八年，人民嚐透了亡國奴的味道，也過够了慘痛的日子。抗戰勝利之後，人民都

着渡過了八年漫長的苦難歲月，應當體養生息，都希望從此可以安居樂業。誰知勝利後的戰亂，給人民帶來的苦痛，更甚於八年的淪陷，兩三年來的掙殺，人民在血的教訓裏，更深嘗了空前未有的慘痛。時代給予人類的痛苦，誰有力量可以拒絕呢？可是人類總是都有希望心的，濟南的人民，在戰雲仍仍的痛楚中，誰不希望戰亂早日停止，痛苦早日結束呢？從兩年前到現在，濟南的人民，天天都在這希望着，直到現在，時局日非，苦難的日子，沒有邊際，而安樂的希望越發渺茫。今天



# 文藝

## 朱大爺

高植

李林方村最後一次擺賭的時候，半夜裡闖進了一個害瘡的陌生的人，他站在莊家李林方村長的對面，說要拿他自己作賭注，滿桌的賭徒們都大為驚愕了。

李林方村長是北家，泡了酒後賭博時的英雄氣概，說：「好，我拿我的村長作注子。你贏了，你做村長；你輸了，我要你的命。」

害瘡的陌生的人贏了骰子，是三個紅四，一共十二點。他擲過骰子，便跳到桌上蹲着，表示他自己已賭注。

滿桌的人都替害瘡的陌生人就心，都賭信村長李林方用自己的骰子擲出來的點子一定會趕上他。

李林方擲了。兩顆骰子先停住，都是五，第三顆骰子轉了好久，最後停下來，是個么，使大家驚惶失色，連村長和陌生的賭徒也不敢驟然輕信。

害瘡的陌生的人從此做了村長。

他還繼續擺賭，但他從不單獨做莊家，每次他和村上三五人一同做莊家，因此他每賭必贏，村上的人都希望有機會和他合做莊。

初做村長時，他只說他母親姓朱，大家便稱呼他朱大爺。

朱大爺做了村長不久，便娶了一個小販人家的姑娘做老婆，自己開始找村上的塾師偶而來家講四書。和村內村外的人談話時，他自稱是務農為本的書香人家的子弟。

朱大爺有了房子住，有了衣服穿，但他身上的瘡並未轉好，並且因為日子久遠還引起了別的疑難病症。

村上偶而來幾個走方郎中，凡是說朱大爺身體健康出身高貴的，他就高興，並且向村上各家攤派一點柴米油鹽來招待他。凡是說朱大爺身體不好的，他便不高興，並且穿一件領子高袖子長的

的藍布大褂，只露出一個面孔在外邊，向走方郎中說：

「我是很好的。雖然不十分強健，但也不是弱。」然而村內村外的人都知道朱大爺全身是瘡，知道他不敢喜樣藥，都知道他偶而吐血又癱腿，知道他不敢喜吃藥。

朱大爺怕在太陽下走路，怕在白晝裡出門。有時村外的人邀他走不動路，他便穿上長袖高領的藍布大褂，扶着拐杖，在村外走幾步，表示也是和別人一樣地健康。他走不到一頓飯的時光，便疲倦了，回到家裡躺下來。他怪天上的風不好，說風裡有邪氣，若不是有邪氣的風吹得他不舒服，他一定可以走兩頓飯的功夫。

朱大爺歡喜吃雞，同時他勸村上的人家養雞生蛋，留蛋進城去換鹽，換布，換來了鹽和布，總是由他抽取或多或少的一部分。

有此不懂事的小孩子問他，「朱大爺，你不是常常吃雞的嗎？」

朱大爺說：「我吃鸡，不吃蛋。蛋有用處的，比雞好。」小孩子說：「我也要媽媽殺雞吃了。」

朱大爺說：「殺了雞就沒有蛋了。我吃的是不生蛋的雞，是人家送的雞。你養的母雞是要生蛋的。」

朱大爺不吃紅丸，却吃黃粉，不吃鴉片，却吃白麵。

朱大爺做過四十大壽以後，便禁賭了。他禁賭是禁止別人和他同桌賭博。別人家裡賭錢，無論大小，他却裝作不知道。朱大爺歡喜村上的人穿長大褂，雖然穿的人身上也生瘡，但長衫上沒有小洞，領高袖長，朱大爺看見了便覺得滿意。

朱大爺歡喜看見他的老婆和女兒繫花頭巾，有人說他的老婆和女兒的頭髮裡有虱子，他便說：「花頭巾這麼好看，哪裏會有虱子。」

朱大爺漸漸老了。他乾瘦了，早已不和村上的人接觸了。他每次接見村外的人，總是像鞠躬拾不起頭來。

有個小孩子叫他乾子。他說：「我不是乾子。這是壽星的健康姿勢。心正，目正，足正，我是時時如。在注意我的脚，不讓自己走半步不正的路。」

這時候，朱大爺孔裡的脈血從藍布大褂裡滲透過來

## 新路周刊

編行者：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

編輯部：電話四局〇八五九號

電報掛號：三九六〇

經理部：電話四局〇六九三號

北平東直門大街九十八號

上海辦事處：

電話四二二五五五號

上海黃浦路十七號五二室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訂銷辦法：

一、本刊歡迎直接定閱八折優待

在定閱期間不受中途刊費加價之影響

二、本刊零售每冊五萬元

預定三個月照價八折加郵費如下

表：

平寄：五十萬元

掛號：六十二萬元

航平：七十四萬元

航掛：八十六萬元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三、外埠批銷每期至少在十份

以上照價七折郵包費外加一律存

款發貨特約總經售辦法另議

四、學生集體訂閱特定價優待辦

法預定三個月每份在十份以上者

七五折二十份以上者七折

五、寄遞方法請來函說明舊戶

續定或有查詢事項務請註明戶號

六、本刊每逢星期六在上海北

平兩地同時出版凡華北區定戶請

向北平本刊經理部洽定其他各區

請向本刊上海辦事處洽定

本月三頁五萬元